

SUSCUS HORROR

咒语

KURT
VONNEGUT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苏伊达 译
著

HOCUS POCUS

咒语

● 库尔特·冯内古特
苏伊达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咒语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著 ;
苏伊达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HOCUS POCUS

ISBN 978-7-5594-2137-1

I. ①咒… II. ①库…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665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0-2018-262

HOCUS POCUS by Kurt Vonnegut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 名	咒 语
作 者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 者	苏伊达
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张 颖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137-1
定 价	4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Ⅱ 导语 Ⅱ

本书作者没有办法取得规格如一、品质相称的书写纸张。他是在一所馆藏八十余万册书籍却依旧无人问津的图书馆内进行创作的。大多数书籍从来没有人读过，今后或许也不会有人去读，照理来说，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撕下这些书的卷首、卷尾和空白页以充写作之需。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不管原因如何，这本书是他用铅笔在诸如牛皮纸和商业名片背面等一些材料上写就的。读者可以从各章节段落间非常规的隔线知道，哪里是一张纸片的结束，哪里又是另一张的开始。两条线的间隔距离越短，说明所用的纸片也越小。

也许有人会借此推断，这样一个不顾一切地在垃圾废品里头搜罗书写材料的作者，一定是想揽得一个谦卑恭顺或是精神错乱的名声，因为他身负要案，即将受审。不过还有一种可能，他当

初全凭一时冲动而开始创作，并未想到有朝一日有成书的可能，索性随手在一张纸片上不挑不拣地草草起笔。到后来，也许他发觉这样一张纸片接一张纸片地书写感觉还挺不错，仿佛每张纸片就像一个等待灌满的空瓶。每写满一张，不论大小繁简，他都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写下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或那个的一切。所有的纸张他都标注了数字，次序井然，这点毋庸置疑；同样不容置喙的是，他希望未来能有人不要因为这些纸张破败不堪的样子望而却步，而是像对待书本一样阅览品读。事实上，他也零零星星地提到过，当前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在写书，越接近尾声，语气越铿锵自信。

原稿上还有些许墓碑的图案。作者只画了其中一个。其余图案均为首个图案的临摹，或许是将半透明的纸张堆叠在一起，再按到图书馆一块透光玻璃板上批量绘制的。每块墓碑上都写了字，其中一块墓碑上只有一个问号。这些东西在复印的纸张上不太好呈现出来，只好用印刷字体来代替了。

对于一些谨慎的编辑会选择小写字母的地方，作者却选择了大写字母，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与此同理，除了句首单词以外，尤金·德布斯·哈特克选择保留阿拉伯数字，而没有使用英文字母代替：比如用“2”而没有用“two”。他或许是觉得字母会冲淡数字本身所具有的效力。

对于他所有的特别处理，我想起另一位作家曾经告诉过我，在一名伟大编者的词典里，有一个术语被奉为圭臬。经过一番思

考过后，我决定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不删”。

K.V.^①



①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姓名的首字母组合。——译者注

本作品纯属虚构，以此缅怀纪念：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①

(1855—1926)

哪里下层阶级，

哪里就有我；

哪里有犯罪，

我也感同身受；

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

我便不自由。



①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Eugene Victor Debs, 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创办者之一，曾以美国社会党人的身份五度竞逐美国总统。——译者注



我叫尤金·德布斯·哈特克，生于1940年。名字是外祖父本杰明·威尔斯取的。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外祖父曾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马特·巴特勒大学工作，身份不过是一介园丁。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印第安纳州特里霍特市的另一个尤金·德布斯。这个德布斯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多次竞逐美国总统大位，曾一举创造了以第三党派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历史最高得票记录。德布斯死于1926年，离我出生尚有14个年头。

如今已是2001年。

如果一切真如大部分人设想的那样发展下去，那么耶稣基督理应再度降临人间，美国国旗也应当插遍金星或者火星。

岂能尽如人意！

不管怎么说，这世界总有终结，很多人一念至此，都会喜不

自胜。世界的确会在某天走上穷途末路，但不会是2001年，因为2001年早已波澜不惊地来到，又风平浪静地远去。由此，我姑且妄下结论——万能的上帝并未沉湎数字命理学。

外祖父本杰明·威尔斯死于1948年，那年我8岁，在行将就木之际，他让我保证，要把德布斯最负盛名的一句名言铭记于心，这句话便是：

“哪里有下层阶级，哪里就有我；哪里有犯罪，我也感同身受；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

不过，我虽和德布斯同名，踏上的却是一条与滥好人截然相反的成长道路。从21岁到35岁，我一直以职业军人的身份自居，而且还是美国陆军的授衔军官。在这14年里，只要上级长官一声令下，我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连不知道该用“他”“她”还是“它”来指代的耶稣基督也包括在内。在越南战争耻辱而又不光彩地戛然结束之际，作为一名陆军中校，千余将士唯我马首是瞻。

在那场一无是处，本质不过是一场军火买卖的战争里，我猜有那么一丝极小的可能性，当初就是我自己呼叫了空中支援，向复活的耶稣基督投下了白磷弹或凝固汽油弹。

本来无心行伍，反倒成了个好兵，前提是当真存在所谓的

“好兵”。我要去西点军校的主意就像越战的尾声一样出人意料——当时我正念高三，毕业在即，本来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密歇根大学深造，打算好了去上英语和历史课以及政治科学课，并且计划在学生日报找到一份工作，为以后的记者从业生涯打好基础。

可我的父亲却有另一番打算。我父亲这个人呢，是个化学工程师，致力于研究如何将半衰期为50000年的化学物质应用于塑料制品领域。他大腹便便的样子就像圣诞晚宴里的塞馅火鸡。有天，他毫无征兆地吩咐我去读西点军校——他本人从未涉足军旅。二战期间，父亲作为一介平民，学识渊博，在化工领域卓有建树，因此政府认为他颇具价值，不适合穿上军装，在13周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同时兼备杀人倾向和自杀倾向的冷血莽夫。

我其实已经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了，就在这关头，美国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通知书降临之时，我父亲正值人生低谷，迫切需要某件事情作为谈资向我们头脑简单的邻居夸耀一番。对于父亲和我们的邻居来说，西点军校通知书不啻一份巨大的褒奖，就像在职业棒球球队选秀中一举夺魁。

所以他这么跟我说——后来在越南，面对刚从运兵船或运输机上走下来报到的补充兵源时，我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一次大好机会。”

倘若世事尽遂人意，我更愿意成为一名爵士乐钢琴手。我说的是爵士乐，不是摇滚乐。是美国黑人贡献给这世界的一门即兴

音乐，一门永远不会旧调重弹的音乐。我们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兰白人高中组建了一支全白人乐队，我在里面任钢琴手。大家管自己叫“灵魂商人”。

我们有多厉害呢？非得演奏白人的流行音乐不可，不然没人雇我们。不过，我们总能时不时地夹带一些爵士乐进去。

尽管我们心知肚明，旁人似乎并未发现端倪。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神魂颠倒，欣喜若狂。

父亲千不该万不该把我送进西点军校。与此相比，他那个非降解塑料对环境的破坏反倒不值一提了。瞧瞧他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这个彻头彻尾的蠢蛋！而我那个母亲对他所有的决定言听计从，因此她也变成了个满口胡诌的蠢蛋。他们在二十年前的一场意外事故里丢了性命，事故发生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某家礼品店。当时礼品店的屋顶塌了，这座山谷里的印第安人管此类意外事故叫作“飞来横祸”。

除了“该死”和“老天”以外，本书绝不会出现任何粗言秽语，以免有人担心让纯洁的孩子不小心看到。因此，往后提到越战的结束阶段，我使用的表达是：“排泄物撞在了空调上”。

在整个成人生活里，我在威尔斯外祖父身上学到的最受用的一句箴言恐怕当属：亵渎之语和粗言秽语只会让但求耳顺的人对你不闻不问。

在越南，我麾下那些警戒心比较重的士兵总会惊讶地议论纷纷，想不通我竟然连一句亵渎的话都没说过，这和他们所有打过交道的陆军将士都不一样。他们会问是不是因为信教的缘故。

我回答说，这跟信不信教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我是个无神论者，这点和我外祖父相差无几，但我选择对此保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同那些对来世有所希冀的人争论不休呢？

“我不说亵渎的话，”我这么回答，“是因为我怎么说的，你们又是怎么理解的，这关乎你们自己的性命以及你们身边其他人的性命。懂了吗？懂了吗？”

我1975年退了伍，当时排泄物刚刚撞上了空调。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还谈不上失败，因为在归国途中，也就是在菲律宾短暂逗留之际，我播了个男娃的种，只是自己浑然不知。我还以为，孩子的生母——那个年轻的《得梅因纪事报》战地记者，肯定会用连傻瓜都懂的避孕措施。

又错啦！

诡雷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不过话说回来，命运给我设下的最大一颗诡雷当属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帕顿的女人，一个品貌兼优的窈窕淑女。这个女人后来接受了我的追求，我从西点军校毕业以后，与我喜结连理，随后诞下一双孩子，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母亲一方的家族里隐藏着强烈的精神病倾向。她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发了疯，

再后来她自己发了疯。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有了十足的理由怀疑：等他们人到中年，说不准哪一天也会发疯。

我们的儿女现已长大成人，却永远也无法原谅我们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决定。一笔糊涂账。

不过我也意识到，如果在形容自己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妻子时，用“诡雷”这么一个非人性化的词，是要承担莫大风险的，这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冷血残忍、麻木不仁的魔鬼。但实际上，我非常善于用人性的眼光看待除妻子以外的许多其他女人，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被某个女人吸引，进而一往情深起来。无须讳言，与其说我是因为情欲而甘心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倒不如说我被她们的灵魂、心智以及人生经历迷住了心窍。

越战归来后，玛格丽特和她母亲还没有在我、孩子和街坊邻居面前显露精神病苗头以前，这对母女把我看作某种无聊而又不可或缺的家用电器，比如吸尘器。

好事也会出人意料地凭空发生，恐怕这就是所谓的“天赐食粮^①”，只是还没有到五谷丰登、五福盈门的程度，远非如此。某天，在我卸甲归国不久，正因为无事可做而发愁的时候，碰巧撞见了老长官，他当时已经是纽约州西庇阿市塔金顿学院的校长

① 即“吗哪”，《圣经》中的一种天降食物。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译者注

了。我那会儿也才35岁，妻子尚且神志清醒，岳母也只是略微痴癫。他向我抛出教书育人的橄榄枝，我欣然接受了。

除了西点军校的理学学士学位以外，我没有别的文凭拿得出手，但我完全可以摸着良心说，就这份工作而言，我的确受之无愧。这是因为塔金顿的学生要么学能障碍，要么愚蠢得不可救药，不然就是成天浑浑噩噩或者有别的什么毛病。总之，我的老长官向我保证，不论哪门科目，我必定能够毫不费劲地在这些学生面前始终保持领先。

更何况他要我教的科目还是我在军校的拿手项目——物理。

对我来说，最走运的事，或者说是“天赐食粮”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分，就是塔金顿正要找个人来敲“鲁茨编钟”，这偌大的一整套编钟就安置在学院图书馆的塔楼里，也就是我现在著书写作的地方。

我问老长官，钟是不是用绳子拉的。他回答说以前是，后来做了电气处理，现在都用键盘操控了。

“什么样的键盘？”我问。

“跟钢琴差不多。”他回答。

我从没有演奏过编钟，估计有机会接触它的人本来也没有几个，但我会弹钢琴。于是我说：

“和您的新任编钟琴师握手吧。”

毫无疑问，我人生中最快乐逍遥的时光当属每天在日出和日

落时分敲钟的日子。

我是25年前来到塔金顿工作的，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这个美丽的山谷里。此处即为家。我曾经在这里当过老师，还曾经在塔金顿学院在1999年六月正式改为塔金顿国立教养院的短暂时光里担任过院长，那是20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我却沦为这里的阶下囚，不过还好，容身之地还算宽敞。我尚未定罪，听候发落，估计要去罗切斯特接受审判。离此地仅一湖之隔的雅典娜，有个纽约州最高戒备级别的成人惩教所，我的罪名是教唆那里的犯人越狱。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又染上了肺结核。在法院的命令下，我那可怜的疯婆娘玛格丽特和她母亲被送进纽约州巴达维亚的一家精神病院，这是我永远也无法鼓起勇气做的事情。如今的我，一无是处，千夫所指，要是与我同名的尤金·德布斯尚在人间，恐怕也不免心生怜悯。



在更加乐观的世道，人们在进行发明创造的同时，大多还意识不到这些发明的副产品正在将这个星球逼入绝境，新的冰川世纪横竖都已开始。至于载着货品和定居者在大草原上跋涉，最终横越落基山脉，来到太平洋滨海的那种大篷马车，它的俗名其实叫作“康内斯托加”——因为第一辆这种马车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康内斯托加山谷制造的。

除了别的东西以外，这种马车还储备雪茄，供先驱者们吞云吐雾，所以即便到了2001年，偶尔还会听到有人把雪茄称为“斯托茄”，名字取自“康内斯托加”的简称。

细长的手指湖区最西端是该湖区湖水最深、水温最冷的莫西干湖，湖的“小蛮腰”部位是纽约州的西庇阿，这里有个莫西干马车公司，到1830年，“康内斯托加”马车当中最结实耐用而且也最受欢迎的款式，实际上就是由这家公司制造的。如此一来，资深的烟民或许不该管他们手中的“臭气弹”叫“斯托茄”，而

应改口叫它“莫西茄”或者“西干茄”了。

莫西干马车公司的创办者名叫亚伦·塔金顿，虽然是个文盲，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发明家和工厂主。不过他现在更多是以阅读障碍症患者的身份而为人熟知，说到底，他的病是遗传的，也怪不得他。他说自己就像查理曼大帝，“日理万机，无暇学习读和写”，不过他还没忙到连嘱咐妻子每天晚上给他读两个小时书的时间都没有的程度。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每星期给厂里的工人训话演讲的时候，谈笑间总是交织点缀着莎翁、荷马以及《圣经》的经典名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他是一儿三女的父亲。孩子们全部能读会写，只是依旧携带着阅读障碍症的基因，这就使得他们的后代远远达不到传统教育院校的入学标准。艾伦有两个孩子根本就看不出丝毫阅读障碍症的影子，事实上，他们两个都写过书，我刚刚还读过，只是恐怕今后再不会有人去读了。艾伦唯一的儿子——伊利亚斯执笔写过一本奥内达加运河的工程纪事，这条运河将莫西干湖的北端与罗切斯特南边不远的伊利运河贯通在了一起。小女儿费利西亚则创作了一本叫《卡帕西亚》的小说，故事说的是莫西干山谷一个任性顽固的千金小姐爱上了半印第安血统的水闸看守人。那水闸同样位于奥内达加运河之上。

如今，运河已经填平，上头还铺了路，也就是53号公路，路在湖口位置分岔，水闸曾经坐落于此。路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方向